



少

通鑑節要卷之九

世宗

皇帝

世宗皇帝上

名徹。景帝之子。

五十四年 壽七十一

征伐四夷。海內虛耗。末年不免

輪臺之悔。如武帝之雄才大略。

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

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辛丑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未有此冬十月。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本紀云丞相奏

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上親策問

董仲舒對策

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

正心以正朝廷

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犯奸音干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

教化為
大務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
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
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
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趨利
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
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
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

更化則
善治

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
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
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
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

尊所聞
行所知

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灾害日去。福祿日來。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囹。盧經反。圄。偶許反。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得賢則
堯舜可
及

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

三聖相授守一道

所繼之揀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

春秋大一統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及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上雅
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
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推。通。回。反。轂。古。人。之。推。轉。轂。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
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
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
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
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

竇太后
不悅儒
術

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

服色事

出史記武紀及申公傳

壬寅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
儒術。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
躬行。一門有五。二人千石。故號為萬石君。乃以其長子建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癸卯三年。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
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

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

補益

丙午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

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出史田蚡本傳

田蚡專權

陳季雅曰。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皆本諸此。田蚡招徠賓客。薦進人才。起家至二千石。在當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柰何帝不能堪。欲攬威福之權歸之一已。然聰明有

所不逮。則耳目必有所寄。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已後。薦引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衛青幸。則薦主父偃。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楊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歸閹孺。而宰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也。

汲黯開倉

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比。頻。寤。反。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淨。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倨。居。庶。反。傲也。面折不能容

外施仁義

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陟。降。反。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

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
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
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
近之矣。出黯本傳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
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行有所不
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狹小
漢家制度。而有長駕遠馭之志。申公
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

質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
之美。而卒之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
而已矣。高帝憚叔孫之制。令取其易
行。文帝恐釋之大言。則曰。卑之。無甚
高論。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
所不至。要不若顧其力之可為。而行
之爾。天下之患。莫大於力不足。而彊
為之。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
逮於高文。愚故以好名為人主之累

也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

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紀出本

戊申二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

求神仙

上尊之。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恠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鴈門

王恢韓
安國議
匈奴

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

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為間。謀也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出漢書匈奴傳

及韓安國傳

食貨志云。帝承文景之蓄。憤胡粵之害。即位數年。用嚴助、朱買臣等招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唐蒙

用兵煩費

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然。百姓剝敝。財力衰耗。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張湯趙禹深刻

巳酉

三年。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

公孫私賢良策

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出趙禹張湯傳○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私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

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分扶。問反。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

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禁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胡各反。水竭曰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之。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

轅固譏
弘曲學

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出漢書本傳○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

者。固遂以老罷歸。

出儒林傳

○弘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

與諍同

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

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

緣愈一緇反

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

辯。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

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益親貴。弘嘗

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

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

汲黯言
弘多詐

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
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
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益厚遇之。

出史

弘本傳

筭商車

壬子

六年冬。初筭商車。

出本紀

陳季雅曰。治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為
能知之。朝更夕變。歲鍛月鍊。用力於
一時而計功於尺寸者。足以敗天下
之財而已矣。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

錙銖。而大司農每每告匱。文帝躬行
淵默。無所更為。而紅腐貫朽。波及於
後世。夫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
者。顧收其效耶。楚漢之際。天下財力
耗矣。至於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讀其
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
粟內史。其姓字無聞焉。彼其休養生
息。至於六七十載之間。列侯有土。公
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閭閻有梁。

肉。則夫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非不至。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均輸行矣。鹽酒榷矣。其區處條理。纖悉備具。則其財用宜益滋也。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徃徃不給。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廩廩

也。夫天下非小蹙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也。帝不能清靜無為。以待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惑乎其財之不足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饋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筭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

困。自其造皮幣。省耐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辟。畜牧益蕃而貨財流通。賦租之入。上不勝用矣。

匈奴入上谷。殺掠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

胡衛青伐

廣皆為胡所敗。唯青賜爵關內侯。

以上出本

紀及衛青傳

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

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以上文與紀傳不同

癸丑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

興廉舉孝

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業也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

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紀出本

東萊呂氏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而已。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才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

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於一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或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

臯徐淑舉孝廉而不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羣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李廣召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

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出史

記本傳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

主父偃上書

樂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

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

擯必反

家貧假

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

伐匈奴。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

侈靡。又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棘人。

蒲北反。楚

侯國在馬胡江。武帝使唐蒙鑿石開道。以通南中。置犍為郡。

略葳州

歲。古穢字。貉也。本朝鮮之地。武帝滅之。置蒼海郡。建城邑深入

匈奴。燔其龍城。元燔。扶反。此人臣之利。非天

徐樂上書

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間者關東不登

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

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

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

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以上出漢書本傳書奏

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

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

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

遺累千金。以上出史記本傳文小異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九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中

甲寅二年。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
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
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
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
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讀曰嫡。餘無尺

主父偃
請分王
諸侯

族郭解

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
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
弱矣。上從之。出史記本傳春正月。詔曰。諸侯
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令各條上。朕
且臨定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
侯矣。出漢書本紀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音軹
只平生睚眦。上。五解反。下。士懈反。殺人甚衆。上聞
之。下吏捕治。遂族解。

漢書游俠傳序曰。周室既微。桓文之
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
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
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
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
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
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
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游談者。以四

豪為稱首

搯音危。腕。鳥慣反。

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

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

陳豨

許豈反。

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

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實武

安

田蚡

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

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

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觀而慕之。

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李路

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

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乙卯

三年。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

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

數諫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難以置朔

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

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弘為布被。食

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

孫弘布被

汲黯面詰張湯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出史本傳○是歲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口浪反厲守高。

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出史記本傳

丙辰四年。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丁巳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

公孫弘開東閣

與善。後竟報其過。

出本傳

董仲舒為人廉

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

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

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

出仲舒本傳

（班固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

材。雖伊呂亡以加。莞晏之屬。伯者之

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

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

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

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

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

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

猶未及乎游夏。而曰莞晏弗及。伊呂

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論篤君子也。

以歆之言為然。

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

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

尊寵衛青

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出黯本傳○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音抗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不冠不見黯

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出衛青汲黯傳
東萊呂氏曰。漢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

見其曾中涇渭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踈。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雖然。君子之交淡若水。始雖踈而終必親。小人之交甘若醴。始雖親而終必踈。小人之事君。未言而

唯唯。未言而諾諾。固足以深結人主之權。然權利相激。情見詐明。其不為人君所窺者鮮矣。君子正言格論。初若落落而難合。至於臨大節。蒙大難。終始不渝。然後人主始知其可親也。武帝腹心帷幄之臣。未可一二數。及論社稷臣。獨許汲黯。而不許弘青輩。豈非厭諂諛之容悅。而悟純朴之士。終可信與。使其天假之年。吾知周公

之圖。不以賜霍光而賜汲黯矣。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

禮勸學興

士矣。

出儒林傳序

戊午六年。夏。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

出匈奴傳

○是時漢

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

矣出漢書食貨志

已未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

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

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爾。

會伍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上下

公卿治。十一月安自殺。衡山王亦自剄

死。○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張騫自月氏音支。匈奴號歸。言西域諸國

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印竹杖。大夏安

張騫通西域

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天子欣然以騫

言為然。乃復事西南夷出騫傳及西南夷傳○秋

匈奴渾邪王降渾。下昆反。邪。時遮反。漢

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貫

馬貫。始制反。貸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

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

降漢。何至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

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渾邪王降

妄發矣

出汲黯傳此用史記句漢書作甘心夷狄

居頃之乃

命徙降者邊五郡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以上略見本紀

林曰武帝從事四夷以糜費中國不獨其征伐而然也如東夷歲王等降而燕齊之間為之騷動匈奴渾邪王降而府庫為之一空夫王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不追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吾民可以無

事苟其來則誘之去則追之則是中國之擾無時而已也然則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豈不為長策乎

休屠王太子日磾

丁奚反

沒入官輸黃門

養馬久之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竒焉即日拜為侍中甚信愛之賜姓

金氏

出日磾傳

辛酉

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

立樂府

歌

渥音握注於佳反

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

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出史記樂書○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

汲黯諫
輕殺群
臣

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所謂賢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出荀悅紀

壬戌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

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累古字不

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

桑弘羊以計筭。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公卿又請筭及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

桑孔等
言利

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出史記公平準書。自公

卿又請以下文不同

陳季雅曰。自古為國。將厚歛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為先。所以然者。蓋衣食生民之命。賦歛繁多。怨讟將興。物論將騰。若非峻法以鉗天下之口。使之俛首喪氣於下。則法無緣可行。武帝之興。外事四夷。內興工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賦歛之法。一切變易。增

加。初來未理會財賦。只於刑法上加。工。招進張湯杜周之屬為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廢格沮誹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自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而後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却於張湯傳見之。不於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

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

卜式助邊

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寬

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

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

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

顯以風音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田

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

為齊太傅。出史平準書。又上與諸將

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

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執必

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

將軍去病。票。頻。疾。貌。反。各將五萬騎。大將

軍出塞千餘里。度幕。捕斬首虜萬九千

級。遂至窳顏山。窳。徒。反。趙信城。得匈奴積

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票

騎將軍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鹵獲七萬四

幕南無王庭

百四十三級。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以上出霍去病傳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零令音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以上出匈奴傳

少翁以鬼神得幸

奴傳及青傳○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出史記平準傳

汲黯願出入禁闈

癸亥五年。上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載而卒。出史記汲黯傳

顏異以反唇誅

甲子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

廉直稍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郤。人有

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

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讀曰論

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比而公卿大

夫多諂諛取容矣。出史平準書

丙寅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

殺。紀出本○春。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

起栢梁臺

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

屑飲之。云可以長生。見郊祀志宮室之脩。

自此日盛。出食貨志及郊祀志○渾邪王既降漢。

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

是張騫建言厚幣招烏孫。以斷匈奴右

臂。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

來。天子以為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大夏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

於漢矣

西域始通

樂大以
神仙得
幸

戊辰四年。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說。拜為五利將軍。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竟坐巫罔。要斬。出封禪書

永嘉陳氏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遊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夸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中。一說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神。五利以闢碁中。公孫卿以仙迹中。朱崖之建瓏。

瑁中之也。祥柯越雋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為累哉。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

最見寬課

負租課殿當免

殿丁練反。下功曰殿。

民間當免。皆

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纏屬

不絕

纏舉兩反。屬之欲反。纏索屬也。屬聯也。若繩索之相屬。

課更以

最

上功最

上由此愈奇寬

出寬本傳

本紀曰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

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

元年詔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

作芝房之歌。大始三年二月幸東海

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喜祥瑞

石慶醇
謹

出史
奮傳

已巳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時
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
峻法。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
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戴溪曰。夫丞相九卿。皆天子大臣所
當朝夕論議。相與出治者也。然丞相
於百官無所不統。九卿為天子近臣。
當與議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
大事。九卿入而言諸天子。天子退而
謀之。宰相。宰相曰可。相與推行之。曰
不可。相與講明之。然後事權歸一。天
下仰成。百官承命。九卿贊宰相以謀
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
之道也。夫今之九卿。固他日宰相也。
豈為宰相可盡信。而為九卿特不可
盡信耶。蓋重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
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以與宰相

爭權則朝廷紛紛何時定乎

南越平

庚午六年南越平以其地為南海珠厓

等九郡遂平南夷以其地為牂柯郡○

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乃言郡國

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令

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

不悅卜式以上出史以下式不習文章

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

夫以上出漢書本傳

卜式諫
興利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

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

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

歲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來賓

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

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磧

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

漢世得人之盛

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
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
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
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
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
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令諸儒草
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
對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
盛節也。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
神祇。祛。立於反。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群
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
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
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
采儒術以文之。出寬本傳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一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下

辛未元封元年。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
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擇
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
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
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
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告

東越平

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龍言。終不敢出。上乃還。出本傳東越王餘善反。漢兵擊之。東越殺餘善。以其眾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正月。上行幸緱氏。緱。工。侯。反。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二句

封禪

巡海求神仙

參用本紀文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公孫卿見大人迹甚大。羣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宿。謂。先。就。反。留。力。就。反。謂。有。所。須。待。也。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羣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出史封禪書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

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並。步浪也。北至碣石。巡至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

桑弘羊
平準法

騰踊。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大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

卜式請
烹弘羊

天乃雨

出史平

司馬溫公嘗與王荊公廷辯曰。民不益賦而用饒。安有此理。天地生物止於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之雨澤。夏澇則秋旱。所謂不益賦而用饒者。陰設法以奪民利耳。

乾封

壬申二年。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出封禪書

酒泉列亭障至玉門

癸酉三年。將軍趙破奴擊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障之向反。出史記大宛傳

乙亥五年。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出地理志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躔。奔。古奔字。躔。徒也。而致千里。士或有

求異材

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泛。方勇反。跡。土各反。弛。式尔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紀出本

丁丑 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

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

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

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

初曆。曆出律志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

改正朔
定曆數

五。定官名。協音律。紀出本○漢使入西域。

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天

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

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

馬。故號貳師將軍。

戊寅 二年。太僕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

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

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

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

公孫賀
不受相

李廣利
伐宛

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出本傳

已卯三年。睢陽侯雖音張昌坐為太常

乏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

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

散亡。戶口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

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

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

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

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

侯國浸微

侯李廣利

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纔四

人。罔亦少密焉。出漢書高惠功臣表○貳師西行

至宛。圍其城。宛貴人持王母寡頭。出善

馬。令漢自擇。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

侯。出李廣利傳○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

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

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

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出西域傳○天子

因伐宛之威。欲遂困胡。下詔曰。高帝遺

下復讎之詔

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路充國等。遣使來獻。出匈奴傳

辛巳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

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律衛

者漢人。因使匈奴遂降。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

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

蘇武守節

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

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

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

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

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

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

中。窖。工孝反。歲也。絕不飲食。飲。於禁反。天雨雪。

武卧齧雪。齧。魚結反。與旃毛并咽之。咽。音寔。吞也。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

使牧羝丁奚反也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壬午二年。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衆。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不利。

李陵力
屈而降

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大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

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蹂。人反。却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首。式救反。嚮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

遷腐刑出陵本傳

司馬遷傳曰。初遷父談為太史公卒。遷為太史令十年。遭李陵之禍。乃述陶唐以來迄于麟止。變春秋編年為本紀。為表。為八書。為世家。為列傳。自黃帝始。遷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其書遂宣布焉。

班固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

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

遣繡衣使

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群攻城邑。小群掠鄉里。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餘級，散亡聚黨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

暴勝之持斧

酷吏傳 文小異

○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

海。聞郡人雋不疑賢。

雋字充反

請與相見。不

疑曰：竊伏海瀕。

音瀕

聞暴公子舊矣。今乃

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

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

拜不疑為青州刺史。

出不疑本傳

○王賀亦

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

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

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王賀陰德

權酤

癸未

三年。初權酒酤

權。音角。專其利。以入官也。

丁亥

太始三年。皇太子弗陵生。弗陵母

曰河間趙婕妤

上。音妾。下。音于。或從女。

居鉤弋宮。

任身十四月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溫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

慎也。有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

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

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

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為嗣。遂

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

悲夫 蠱。公土反。

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

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

廢。上召充入與語。大悅。拜為直指繡衣

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 出江充傳

庚寅 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

江充進

郎計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

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寵浸衰

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

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

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

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

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

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

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

太子賢德

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

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

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

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音翻。謂錄囚覆雖

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說。是時方

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

變幻。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

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罵恚於更

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數

巫蠱之禍起

太子斬
江充

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
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
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
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崇在
巫蠱。文崇音粹說神禍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
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
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江充持太子
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從其少傅石德
計。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

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

子也。

以上文多不
同。間見充傳

太子出武庫兵。發長

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帝在甘

泉。詔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上怒甚。

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承萬世之

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

臣。銜至尊之命。迫蹙

反子六

太子。造飾姦

詐。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困於亂。臣寃結

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

太子自
殺

兵以救難自免耳。臣切以為無邪心。書
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
自度不得脫。即自經。初上為太子立博
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出庚太
子傳

温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
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
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
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

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
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
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
也。

田千秋
訟太子
冤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
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
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
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乃
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

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
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
大鴻臚。出田千秋本傳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
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出庚太子傳

思子宮

壬辰四年。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
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
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
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

罷方士

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
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
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
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田千秋
一言取
相

六月。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
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
嘗有也。出史千秋傳。數月。漢書作旬月。○上乃下詔。深
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欲

輪臺悔

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出西域傳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出食貨志。無民皆便之。一句

溫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

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致堂管見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天下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

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然人之壯也。猶可自彊。及血氣既衰。則難於刻勵。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已七十有五。精神意慮。鼓舞倦矣。而能盡知昔者狂悖之事。深自悔吝。一切改更。雖云不敏。而去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嘆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癸巳 後元元年。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竒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猶與並去聲

察群臣。唯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

以賜光

出霍光傳

甲午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

霍光等受顧命

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

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

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

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

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

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

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

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出光傳日磾在上左

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

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帝崩

上尤竒異之。出日磾傳○丁卯。帝崩于五柞

宮。柞材各反太子即位。霍光輔幼主。政自己

出。天下想聞其風采。出本傳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叶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叙傳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薄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尊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

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

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孝昭皇帝

名弗陵。武帝子。

在位十三年

壽二十二

以童稚之年。辯霍光之忠。何天

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雋不疑
引經斷
獄

巳亥

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

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

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

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

叱。尺。栗反。

昔蒯瞶

蒯。苦。

怪反。瞶。五怪反。衛靈公子。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

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

杜延年
勸光儉
約

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要斬。出傳不疑傳○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

出延年本傳

庚子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

桑弘羊
主鹽鐵
之議

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出車千秋○初蘇武既徙北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及壺衍鞬單于立。國內乖離。於是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

書 鴈足帛

罷權酷

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紀出本 ○秋。罷權酷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紀出本

上官桀
等陷霍
光

辯上官
之詐

辛丑 元鳳元年。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納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為婕妤。月餘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而德蓋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詐為燕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

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出光本傳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

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感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上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安又

上官桀
伏誅

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立桀。會蓋
主舍人知其謀以告。詔捕桀安等宗族
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自絞死。絞。古皇
巧反。
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
廢。出外戚上
官皇后傳

甲辰四年。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

龍堆。數遮殺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
令責樓蘭龜茲。上音丘
下音慈其王皆謝服。介
子還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

傅介子
殺樓蘭

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
國。大將軍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王貪漢物來見
使者。介子使壯士刺死之。諭以王負漢
罪。更立王弟尉屠耆為王。耆音
祈更名其
國為鄯善。封傅介子為義陽侯。出西域
傳及介

子傳
温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
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

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
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
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
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
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
可羞哉！論者或羨介子以為奇功，過
矣。

丁未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大將軍
光與群臣議，迎昌邑王賀，賀，哀王之子。

王吉諫
昌邑王

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嘗遊方與，
不半日，馳三百里。中尉王吉上疏諫曰：
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
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
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於以養生，豈不
長哉！王終不改節。六月，王受皇帝璽綬，
襲尊號。出王吉及昌邑王傳○昌邑王既立，淫戲
無度，諫多不聽。光憂懣，問所親故吏田
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

昌邑王
淫縱

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陰與張安世圖計。出霍○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屬之欲反光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

夏侯勝
直諫

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出勝本傳○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音偉而已。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則古反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出霍光傳○初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

昌邑王
孫

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吉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間。讀曰閑。燥。先到反。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出宣帝紀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

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

出丙吉傳光與

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

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

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

曾孫即皇帝位。

出霍光傳

侍御史嚴延年劾

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

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丙吉護
養宣帝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一

通鑑卷之十一

十一

道